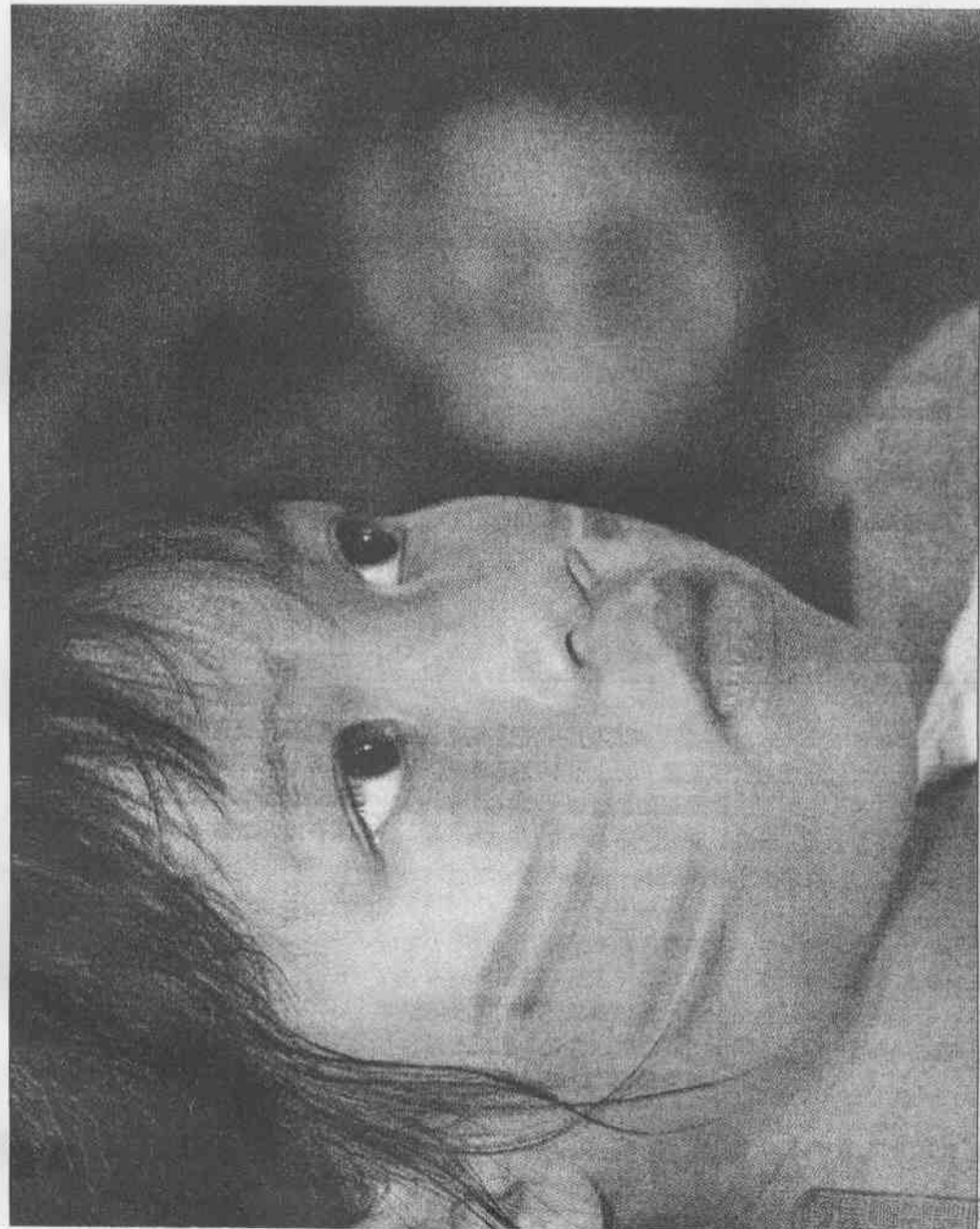


公益創投基金

搶救迷你小學



請別放棄我 怡汝，眼神中透露出「上學好難」的危機，前漁光國小的學生施（遠見雜誌提供）

林佳妃／台北報導

九月一日，全國二千六百多所國小開學，一百九十萬名學童迎接新學年到來。今年各地共有三十五所偏遠地區迷你小學在暑假期間走入歷史，學生必須轉到他校就讀；學者認為，這勢必造成家庭和經濟弱勢族群再度面臨教育弱勢的不利處境。

八年內 廢併二百四十四所

為搶救弱勢邊緣的孩子，伊甸基金會和《遠見》雜誌合作發起台灣第一個公益創投機制，成立「偏遠小學創投基金」，目標一千萬，預計可供四至十所偏遠迷你小學成為活化典範。九月一日起至十月二十日前提送方案申請，經三次審查與現場會勘等程序，可階段性撥款、管理、督導。

根據《遠見》報導，從一九九九年到今年暑假過後，八年之內，台灣共有一四四所小學、分校、分班消失。

今年台南縣裁併九所、四所被降為分校、五所分校被廢校。嘉義縣裁撤十二所學校、整併七所，雲林縣撤四個分班。台北縣以遊學課程聞名全台的坪林鄉漁光國小，降為坪林國小分校。

《遠見》指出，一九四〇、五〇年代，台灣國民所得只有一、二百美元，都還有「一村一學校」政策，現在卻為了節省教育經費而裁併偏遠小學。地方勒緊褲帶，占縣市總預算平均約四到五成的國教預算，成了最醒目的標靶。其實，這些預算的八成以上是老師薪資與退休撫恤費，真正用在學生身上的錢愈來愈少。

就學困難 侵蝕貧童受教權

偏遠小學裁併最大的問題是，留在偏遠地區迷你小學就讀的孩子多數都是家庭與經濟弱勢族群，裁

併學校進一步侵蝕他們的受教權，造成這些孩子又多了一個教育上的「第三重弱勢」。

尤其在交通不便的山上或離島地區，「學校廢了，刮風下雨、道路坍方、路不通、車開不了，學生課也不用上了，中輟生與人口外流問題馬上浮現。」一位已見證兩所小學被廢棄的小學校長指出，廢校影響不容小覷。

當孩子變成「三重弱勢」族群，想靠教育翻身，勢必更難。陽明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所所長洪蘭痛批，每個地方的教育環境都不一樣，教育部官員不能坐在辦公室中，大筆一揮就決定人家生死。

她強調，單從交通問題來看，小孩一天、兩天搭不上校車，第三天可能就不想上學了。中輟生的社會成本很高的，不是裁併校成本算得到。美國曾做研究，一個中輟生將來犯罪被關到監獄裡，一生的成本是一二〇萬到二五〇萬美金，少一所學校的結果，很可能是多一間監獄。

響應偏遠小學創投基金，民眾每月一千元加入點鐘天使行列。捐款專線：02-22306685，活動網址：<http://www.gvib.com.tw/event/eden.asp>

教長：有效運用教育資源

王超群／台北報導

學者批評偏遠地區廢校政策是不顧弱勢學童權益，教育部長杜正勝認為，這是教育資源更有效運用的方式；迷你學校如果沒有足夠具專長的老師，對學童是好的教育嗎？

教育部主秘陳明印則強調，裁併小校的主要著眼點是學生學習互動和同儕刺激等，全然是基於學習效果。教育部並明訂特殊情況下不必裁併的標準，已有相當彈性，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。

陳明印表示，教育部所訂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，納入學生數、社區結構、距公立學校、和鄰校交通工具、原校區用途、社區對學校依賴度等。如果該鄉鎮只有一所小學、屬原住民地區學校或到他校交通有重大安全顧慮，教育部都支持不一定裁併。

有特

在少子化趨勢下，台灣人以下小學十年前有四九五六六所，成長十三％。學童愈來愈多時，也到了小證明教學品質與存在價值。

存廢之間 走出

今年暑假期間，一群迷人士與休閒農場業者，在軍（現任台北縣屈臣氏國小木城校長的號召下，籌設。他們希望採取異業結盟，推動全台灣三百餘業，「以後遊學不必到紐到北海岸、澎湖、南投山將位於山巔海角，有美史的小學，發展成為可讓新據點，「台灣中小學二，只要有一％～五％產值以活化多少偏遠小學啊！湖可以讓偏遠小學尋找新教育當局提到裁併校，刺激不夠為主要理由。但以發現，特色小學借「景變大了。

漁光茶鄉 吸引

聲名響亮的假日特色遊的台北縣坪林漁光國小。

九一開學 566所百人小學面臨廢併

裁

編者按：全台灣已月一開學，三三七七個小學教育專家來可能要多生受教權，九月號《偏遠小學一基金會，發給望給偏遠小活化的新典關報導。

裁掉小校 弱勢兒翻身更難

編者按：為了節省教育支出，過去六年來，全台灣已經廢併掉一百多所小學。今年九月一開學，五六六所百人以下小學、共三六三三七個小孩，面臨學校不見了的危機…。

教育專家洪蘭曾說：「廢掉一所小學，未來可能要蓋一間監獄！」廢校後，偏遠學生受教權，誰來關注？

九月號《遠見》推出「小學生大未來」給偏遠小學一個機會」關懷系列，並運同伊甸基金會，發起台灣第一個公益創投方案，希望給偏遠小學一個機會，尋找偏遠小校成功活化的新典範。本報同步摘要《遠見》的相關報導。

二〇〇四年，監察院建議教育部以裁併方式節省五十億人事費後，教育部委託台中師範大學副教授侯世昌進行「國民小學小型學校發展及最適學校規模之研究」，針對五三五所百人小校的校長、老師與家長發出問卷，詢問當地交通狀況與對裁併的意向。

七成四受訪對象不同意裁併校，但研究仍提出「國民小學的最適經營規模為學生數百人以上」、「小型學校的評估與整合確有需要」、「整合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不斷地犧牲溝通與縣市長的決心」等結論。

從頭到尾讀完這份報告，陽明大學神經科研究所教授洪蘭直喊：「一點參考價值都沒有……」。廢校政策完全是一群坐在冷氣房中想出來的政策，沒有「完全沒有理論基礎！」

「鄉村、偏遠地區收納了很多失業、貧窮的世代複製，這些人可能是都市競爭的挫敗者，也可能是走不了的人，把這些人放棄了，公平、正義嗎？」師大教授陳麗

珠不禁反問。

案例一／澎湖大倉島

博海上學，誰為阿雄擺渡？

早上七點不到，靜謐的澎湖大倉島港邊，兩個迎著鹹鹹海風、頂著大太陽，等著搭交通船上學，是他們的暑假返校日。

睡眼惺忪的陳建雄和不喜歡笑的蔡佩伶即將升上級，他們是全澎湖縣「唯一」得搭船上學的國小學生。廿分鐘的船程，伴著隆隆的馬達聲與嗚嗚的柴油味，抵達馬公市西北角後窟潭重光碼頭。

在這裡，熟悉的計程車阿媽已經在等他們了。約十分鐘車程，他們就在大倉島最大，有一千多名學生與國小下車，跑著進教室。

過去一年，不論晴雨冬夏，阿媽與蔡佩伶都得準時，再由固定的計程車司機接送到校；放學時沒空可搭，則由家長們輪流開漁船接回大倉島。

未來五年，他們仍必須習慣這博浪運動時光。因大倉島上唯一的大倉國小已在二〇〇五年廢校了。

澎湖縣的大倉島因被包於內海，是個有「珍珠島」封號的小漁村，目前只剩廿戶、八十幾位居民。九六年以後，村子裡的漁夫娶進印尼、越南與大陸，陸續誕生了八名「新台灣之子」，所以又被稱「灣之子島」。

去年七月，大倉國小畢業了五名學生後，就剩下四年級各一名學生，及陳建雄與蔡佩伶兩位新生，廢校。大倉還有六個學齡前的孩子，如果他們在重沒房產可移居，未來路實在難防巨浪。

問阿媽喜不喜歡去上學？他搖搖頭，再問他想不到大倉國小，他睜大眼睛點頭。那想不想媽媽呢？阿媽回答，轉身騎上腳踏車，大喊：「你要去看學校嗎？然你載我，我們去學校尋寶！」

操場開滿天人菊的大倉國小廢校後，成了島上五



▲北縣坪林漁光國小學生人數雖然少，但不論教學或舉辦各項活動都經常搞創意，去年學生畢業典禮搭竹筏渡河就是其中一例。（本報資料照片／洪慶淋攝）



▲漁光國小的學生週週都是大自然環境，之前還邀請都會學生前往遊學，參加茶鄉巡禮。（遠見雜誌提供）

有特色遊學 把小校變大了

在少子化趨勢下，台灣迷你小學愈來愈多，百人以下小學十年前有四九九所，一路攀升到去年的五六六所，成長十三%，迭創新高。當迷你小學愈來愈多時，也到了小校必須尋找生存方式，證明教學品質與存在價值的時候了。

存廢之間 走出第三條路

今年暑假期間，一群迷你小學的校長、教育界人士與休閒農場業者，在前任漁光國小校長郭雄軍（現任台北縣屈尺國小校長）、前建安國小陳木城校長的號召下，籌設「台灣創意遊學聯盟」。他們希望採取異業結盟方式，串連有特色的偏遠小學，推動全台灣三百萬個中小學生的遊學產業，「以後遊學不必到紐西蘭皇家牧場，也可以到北海岸、澎湖、南投山上」一位小學校長說。

將位於山巔海角，有美景、自然生態與文化歷史的小學，發展成為可讓許多學子教育兼旅遊的新據點。「台灣中小學一年補習產業有二千億元，只要有百分之五產值轉到教育遊學來，就可以活化多少偏遠小學啊！」郭雄軍期待島內遊學潮可以讓偏遠小學尋找新的生機。

教育當局提到裁併校，總是以同儕太少、學習刺激不夠為主要理由。但以幾個特色小學經驗可以發現，特色小學借「景」也借「人」，把教室變大了。

漁光茶鄉 吸引四萬學生

聲名響亮的假日特色遊學始是今年才被併校的台北縣坪林漁光國小。因為校地小，四年前上

任校長的郭雄軍就信用周運步道、茶園，變成學校的大操場；學生少，他就辦遊學，四年下來，讓全台灣四萬名學生與家長造訪漁光，當過漁光的「學生」。

「漁光是全台灣最小的小學，也曾是全台灣最大的小學！」郭雄軍豪氣地說。

不過很可惜，漁光今年還是因校長四年任期屆滿，「順勢」被併為坪林國小漁光分校。但漁光創造小校經營的藍海策略並未走進歷史，反而激勵許多台北縣迷你小學也紛紛尋找特色，希望以遊學課程讓學校「變大」，顛覆貧窮小校的刻板印象，也成為都市小學最嚮往交流的對象。

九份礦夫營 培訓小導覽

曾有上千名學生的九份國小，一九七〇年代繁華過盡、人口外移後，現在只有七十名國小學童。二〇〇三年，九份國小構模擬實境的礦坑展示館，開辦「九份礦夫營」。

「進礦坑前，不可以吹口哨，也不能提到蛇喔！」「礦坑內的天井多用相思木搭成，因為這種樹枝會喀喀響，有示警功能。」長期接觸礦業歷史的九份學童，練就一身導覽功力，大方自然。

「透過遊學的城鄉交流，小朋友可以擴大視野，看到自己缺乏的部分，增進人際互動，也會帶來文化刺激。」九份國小校長林忠仁發現。

在鼻頭角燈塔的照拂下，以「海角新樂園」自詡的鼻頭國小曾獲得二〇〇四年「全國學校經營創新」特優獎。

「看，海浪沖上來的地方就是海蝕平台，旁邊

那個是豎狀岩，「這片葉子兩面都有刺，就叫做雙面刺。」小導覽員對學校周遭生態如數家珍，不少學校、企業團體，甚至部長級官員慕名而來聽孩子導覽。

鼻頭國小校長楊文遠觀察，「這已經變成學生的核心能力，藉著導覽既認識鄉土，也學會勇於表達自己。」

和美出蛟龍 也是蜘蛛人

一九九九年，首開浮潛畢業典禮的美國小在中外媒體曝光度很高，創新的畢業典禮成為傳統，讓濱海學校紛紛跟進，也營造了遊學特色。

和美國小附近有攀岩場，浮潛和攀岩是最大特色，今年還加入獨木舟課程，學生不僅個個是海中蛟龍，也是空中蜘蛛人。

「都市的孩子來交流後，我們的小孩發現沒什麼好膽怯的，自己也很有實力啊！有一次都市的學生來吹笛，我們就演奏國樂，還會主動帶人家騎腳踏車呢！」和美國小校長張伯增對學生自信滿滿。看孩子的成就不能只看成績、學業競爭力，「還要看他們怎樣與人互動，對學校有沒有感情！」張伯增指出，學校打造特色，孩子也獲得這此課本上學不到的能力。

特色經營，扭轉小學校併校命運，如今營造特色小學的風潮不僅往中南部吹，也開始被拿來作為地方裁併校與否的重要指標。

迷你小學只要用心經營，學生人數少，也可以是優點。培養出多才多藝、具備鄉土情懷的孩子，反而成為小學校最珍貴的資產。

把資源運上山 強化城鄉交流

洪蘭：不要剝奪孩子的根

又難

「英雄擺渡」？

大倉島港邊，兩個小朋友等著搭交通船上學，今天

突的蔡佩伶即將升上二年級，得搭船上學的國小學童。

陣聲與喧鬧的柴油味，他光碼頭。

已經在等他們了。約莫十天，有一千多名學生的中

阿雄與蔡佩伶都得渡海上送到校，放學時沒交通船

送回大倉島。

這得退通勤時光。因為，

二〇〇五年廢校了。

已海，是個有「珍珠島」美

片，八十幾位居民。一九

進進印尼、越南與大陸新娘

子」，所以又被稱「新台

十五名學生後，就剩下三、

與蔡佩伶兩位新生，因而

的孩子，如果他們在馬公市

難防巨浪。

吧搖搖頭，再問他還不想念

。那還不想媽媽呢？阿雄沒

感：「你要去看學校嗎？不

」

小廢校後，成了島上九個新

台灣之子的探險樂園。大會還有六個學齡前的孩子，如果他們在馬公市沒房產可移居、也沒親戚家可借住，渡海上學的路途，沒有健全的家庭支撐，他們一個個都可能變成阿雄的翻版。

案例一／台南澄山村

阿龐要多走七公里崎嶇山道

九月升上六年級的龐忠勝（阿龐），和爸媽、妹妹智貞一家四口，原本住在台南永康市經營早餐店。兩年前，生意失敗，一家人搬回爸爸位於左鎮鄉澄山村的故鄉。這裡的光榮國小澄山分校是龐爸爸的母校，回鄉定居，阿龐和妹妹可以就近上學。

但是，阿龐和妹妹才邁回念了兩年書，澄山分校就因為湊不足四十名學生，無法達到台南縣政府的免裁併校門檻，已經在今年七月卅一日走入歷史。

開學後，他們上學的路線不同了。要先走路到定點集合，再搭交通車到七公里遠的山下光榮國小念書。雖然交通車由縣政府補助到兩人畢業為止，但是阿龐和妹妹崎嶇的上學路，是龐家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。

澄山村海拔不過三百公尺，並非高山部落，卻屬荒僻深長的丘陵林地。農路沿線的叉路，多到讓人即使是大白天，也會東繞西繞記不住路。

夜裡，不僅沒幾支路燈，路旁也都是隱蔽性極高的雜樹林與藤蔓，警方還曾多次在此破獲有外來歹徒隱匿於此，種植大麻。

今年四十三歲的龐爸爸發愁地說，原本以為搬回澄山村，孩子就近念澄山分校，放學還可以幫忙餵豬；現在搭交通車，只怕到家都很晚了。

澄山村路況極差，豪雨沖毀的路面，縣政府也總是稍微修補、僅堪通行而已。如果孩子沒趕上校車，就得騎著腳踏車到七公里遠的光榮國小，但在澄山村上坡、下坡路不斷的崎嶇山路上，「腳踏車只能騎一半、牽一半！」村長穆宏男強調孩子日後上學的不便。

看到急著回家養豬的阿龐，帶著妹妹在崎嶇山路漸行漸遠的背影，穆宏男不禁要高：「悽慘喔！小孩子念書如果不安然順適，以後是要怎麼有出脫（出人頭地）？」

而阿龐，還只是澄山村幾十個孩子中的一個而已。

對教育部堅持主張，裁併校政策主要理由是同儕互動、學習刺激不足，陽明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所所長洪蘭相當不以為然。她說，她並沒有看到小班學生就沒有競爭力，反而小班學生很團結，老師可以加強對學生的輔導，有好的童年回憶。現在憂鬱症多，就是因為沒有好的童年回憶，只有讀書考試，不過是個機器。

洪蘭接受《遠見》專訪時提出，孩子在國小成長階段，安全感最重要。如果一直被轉班、推來推去，容易覺得被孤立、被歧視，這種創傷與烙印是一輩子的。受虐兒很多是被忽視、冷落，這是一種被動的傷害，比肉體的傷害還嚴重。

她說，全國各地沒有哪個學校可以廢，因為小孩每天睜開眼，就要去上課，要看到熟悉的老師、同學的地方。就算只剩一個學生，一個學生也是人。

她強調，教育部應該做的是將資源帶到偏遠地區，而不是把孩子叫下來讀書，畢竟那是他將來要生活的環境，應該讓孩子待在那裡，去設想他們的環境，把資源連上山，把錢用在刀口上。現在有網路、電視，加上城鄉交流，就可以增加文化刺激。

憲法規定，人民有受教育的權利，如果是這樣，應該多給這些偏遠孩子一個機會、希望。如果政府真的沒辦法，那由民間發起認養，籌一些錢，讓這些學校可以繼續下去，有很多應變方法，不是一定要把學校裁掉。

如現在全國有三萬六千名流浪老師，洪蘭說，為何不請他們來輔導孩子？還可以統班上課，一到六年級學生在同一個班級上課，混齡教學。老師教某一年級時，其他年級自修，或者大的孩子教小的孩子，互相照顧，不但節省成本，學生也都照顧到。跑班教學也是一個方式。

雖然官員口口聲聲說我沒有剝奪他，只是讓他去別的地方念書，但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沒有「根」，將來在遇到挫折時，無法有好的反應。讓孩子在他的家鄉好好長大，產生感情，長大後就會回饋家鄉。洪蘭肯定地說，「你用很少的錢在現在，可以節省很多的錢在將來」。一個孩子將來如果關在監獄，是浪費了他天生的資源以及社會資源。